

# JEAN ECHENOZ

让·艾什诺兹



## 格林威治子午线

苏文平 译

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让·艾什诺兹

# 格林威治子午线

苏文平 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格林威治子午线/(法)让·艾什诺兹(Jean Echenoz)著;苏文平译.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2017.10

(艾什诺兹作品集;1)

ISBN 978-7-5404-8369-2

I.①格… II.①让…②苏… III.①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IV.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75456号

外版图书登记号:图字18-2017-223

## 格林威治子午线

GELINWEIZHI ZIWUXIAN

著者:让·艾什诺兹

译者:苏文平

出版人:曾赛丰

责任编辑:唐明 冯博

特邀编辑:潘文柱 陈美洁

装帧设计:CANTONBON

出版发行: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410014)

网 址:www.hnwy.net

印 刷: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mm×1092mm 1/32

印 张:10.5

字 数:168千字

版 次:2017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04-8369-2

定 价:42.00元

(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)

# JEAN ECHENOZ

让·艾什诺兹



## 格林威治子午线

苏文平 译

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

LE MÉF

NICH

每个人都知道，格林威治子午线以一条虚构的线延伸，到达地球的另一边，在这条线的两边，任何一个时刻，都存在着一个今日和明日。

“这是一件丑闻，”凯恩说，“这是人们从来没有将时间和空间协调好的证明。”这件丑闻约束和感染了这本书的写作：两个平行的组织不断地在子午线相遇，寻求同一个秘密，但是只有读者才彻底知道它的谜底。

人们以后会明白，让·艾什诺兹也许是当代小说家之中最懂得将环境、符号和语言这些我们时代的特点化为艺术的一个了。他不像自然主义作家那样简简单单地恢复它们的原状，不像现实主义作家那样根据一种世界观的条条框框去组织它们，也不像后现代作家那样把这些聚集起来为了一个毫无动机的游戏，而是要创造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小说世界，充满奇幻和真实，意义就从中毫无疑问地显示出来。

——让-克洛德·勒布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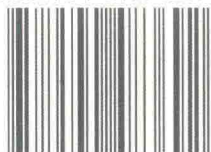
《格林威治子午线》获1979年法国费雷翁文学奖。

午夜文丛

Collection Minuit

策划：陈侗 鲁毅

ISBN 978-7-5404-8369-2



9 787540 483692 >

定价：42.00元

CAN  
TON  
BON

格林威治子午线



让·艾什诺兹

# 格林威治子午线

苏文平 译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JEAN ECHENOZ

LE MÉRIDIEN DE GREENWICH

---

© 1979 by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 
根据午夜出版社 1979 年法文版翻译  
并获中文版出版授权

画面上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背景是混沌世界。男人穿一身海蓝色服装和一双绿色胶靴，女人身着一件白色长袍，在这种史前的环境中有些出人意料。你看这个女人时不难想象，她可能腰束一条金色丝带，而且有一些小鸟，甚至说一些花朵，永恒地围绕着她飞舞，她的姿态可能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寓意。

事情发生在很久之前的初冬时节。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，在一片斜坡地的坡脊上向前走着，一些分散于地面的椭圆形卵石，粗糙而质轻，有如浮石，在他们的脚下滚动，向坡脊的两侧滚落，由于卵石之间的相互激荡作用，它们形成了一条漫长而杂乱、噼啪作响的溪流，宛如法语中没完没了的 r 音。这两个人物周围的景物被分割成块，划出深痕，有如被刀剃过

一般；他们两位名叫拜伦和拉谢尔。

当我们描写这个当初固定的景象，冒险地将它呈现出来，或者设想其细节以及细节的音色与速度，想象其可能的气味、口味、硬度及其他属性的时候，所有这些东西都引起了一种怀疑。但愿我们如此喜爱的这幅图景，作为图景所体现出来的对于现实本身的某种怀疑，能够翱翔在我们的想象之中。它可能只是一种隐喻，但也可能是某个故事的目标、中心、载体，又或者，一段叙述的借口。

拜伦和拉谢尔走了一个多小时，穿越了四公里高低不平的地面，来到了俯瞰大海的一处悬崖的边缘。在找到通向下面的一条路径之前，他们沿着小洼地走了片刻。那条路径是由残破的梯级、小梁柱、生锈的栏杆、腐朽的绳索、木板以及其他东西做成的。路的下面就是石头和海水。

他们朝着空旷的天边观望了一会儿。拜伦坐在地上，拉谢尔把一只脚伸到水里。

——水很凉，她说。就是这里吗？

——我想是的。

——你觉得这像是阿博加斯特描写的地方吗？

——所有这些地方都很像，拜伦说道，所有的描写也一样。

——就算是吧，拉谢尔说。

——玫瑰礁并不存在，他是个撒谎的人。  
再说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

——就算是吧，她重复道，一个玫瑰礁。  
她坚持着。

——这不是那个地方，必须登上朝北的那个坡岸。

——我认出来啦，拜伦说，这不是那个地方。咱们到那里去吧。

在这段较为宽裕的时间里，他们接近了那个地方。在一片半圆形的如同一张大床的灰沙小海滩上，他们停了下来。那海滩的基础，留有大海疆界的痕迹，而且经常被那些跌落、衰落、互相撞碎或失落在它上面的海水的流动所改变着。那些基础好像一直处在被海浪吞并的境地，海浪时而将濡湿的沙滩边缘完全覆盖，时而将其暴露无遗。这一层沙滩的边际总是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，它似乎是一片不属于人类的土地，一片由大洋向陆地争夺而来的边界地区，就是说每次海浪冲击之后留下的地域，仿佛是作为挑战给陆地留下的标志，又仿佛是战场上人们遗弃的破损的武器；海浪经过之处所形成的青苔和鸟群的痕迹，就像是一些被撕裂的花边似的。也许，这更像是一部小说，而不是一个故事。

他们把衣物放在岩礁之上，在沙和水之间缓慢移动，如同浸在没肩的、洁净而寒冷的水中。那些最为猛裂的波浪突然向他们的脸部袭来，大量的液态盐灌进了他们的耳朵和鼻子，弄得他们喉咙酸痛，眼睛灼烫。他们依靠着那变软的岩粉层，拥抱在一起。那些钙质的或者硅质的颗粒印在他们变硬的皮肤上，片刻过后，下一个涌来的波浪又把它们打落下来，好像这个二元的环境，海水和岸石的环境，要把它的组分覆盖在他一人身上，而且是在无论什么情况之下，哪怕她正处在爱恋之中。他们长时间地这样待着，任凭那不规则的波浪簇拥、拍击他们的身体，决定他们的身姿。他们闭着眼睛，紧紧地搂抱着，漂游在一口抽象的井里，一个既无重力又无时间的空间里，而其中，打个比方来说，一些小天使和鱼儿们，轻擦着身体、交错地游过。

他们互相奉献着，直至感到身体有些不适；然后他们休息，直至感到有些寒意。他们肩并肩地仰卧着。他们从齐腰深的水中挣脱出来，犹如推开了被单。拉谢尔的头发遮住了拜伦的脸。他们站起来，又走进水中，朝着外海，朝着天际线游去。好像他们又远离了海滩，几乎就畅游在大海里，他们试图在液体的深渊里交媾；他们没有成功。他们又回到干沙

的凹陷处，躺在那些岩石中间。

后来他们又出发了，沿着海岸向北走去。他们又登上了悬崖。行走当中，拉谢尔瞥见其右方的陆地内部，有个瘦高的灰色水泥柱子，竖立在一片野蛮的灌木丛中。那些有光泽的阔叶，懒洋洋地伸展于高柱的周围。那个巨石建筑物好像很古老；它的侧面蚀痕斑斑，它的基部已长满青苔，其周围形成了一层厚厚的、绿色和棕色毛毡一样的东西。

——这是格林威治子午线。拜伦低声说道，就像看见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。请不必注意它。

——这是什么？

——日期变更线的一个点。他又低声说道，仿佛那根柱子长着耳朵。那条线把这一天与下一天分开。这个岛很小，确切地说它是个孤岛。只是在很晚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了它，而那时子午线经过之处已被确定。当时这里没有人，那是正常的，因为这里不适宜居住。人们没有为这么一点小事而认为，必须改变子午线经过的地方。

他们停了下来。拉谢尔一声不吭，眼睛盯着那个荒谬的界标。

——这是一条弯曲的子午线，拜伦继续说道，一条弯曲的、会游泳的子午线。它从南极

到北极潜入水中，不经过任何其他的陆地。我想象，生活在一个一天与次日相距几厘米的国度里，那是很难理解的，人们有可能同时迷失于时空之中，实在难以忍受。只有这里的子午线经过陆地，我们已经看到它从此处经过。人们本来能够砌起一堵墙，把这个小岛分为两个日期的。

——那就好啦，拉谢尔说。

——不过，那也许是危险的，拜伦含糊其辞地提出异议。

——到这里来。

她已经跑了起来，他紧追着她。好像他们在跑动中要休息一下，他们在日期转换的界桩脚下，躺在了那些有光泽的阔叶新床上，搂抱着，在昨天和明天之间滚动，享受着一个无法确定日期的今天。

最后，他们到了阿博加斯特指出的地方。其实，它很像该岛四周的许多地点，不过它拥有露出水面的一系列礁石，形同角鲨的鱼翅。那些最为突出的、离得最远的礁石，由于一种橘黄玫瑰红霉菌的大量繁殖，仿佛替代了航道的标志灯。这一次，他们在悬崖的边缘等待着。而后来，船就到了。

这是一艘两侧装备着火炮的帆船，就像今天人们能够在封闭的瓶子里或者在约瑟夫·韦

尔内的油画上看到的一些帆船。它慢慢地驶近海岸，玫瑰礁的海角。

——它不会不引起注意的，拉谢尔说。

——是这样的，拜伦说，我想它是故意这么做的。人们从来不会想到来这里寻找你们。古特曼可能派人搜寻渔船，监视所有的渡口，甚至所有的海路，可是，将永远不会找到这个地方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这是经过考验的一个老花招。

有人从帆船的甲板上给他们打手势；拜伦挥舞起他的手臂。在一个身影和另一个身影之间，不可能有更多的交流。在帆船上，人们忙于将一条小船放到海里。小船上的其他四个身影，划着桨，开始向悬崖，向他们进发。

他们长时间地拥抱着。拜伦突然想到，他们就要停止拥抱，然后他们通过一条比当初容易一些的路走下悬崖，小船也就到了。他们可能再一次拥抱，拉谢尔可能在那些身影中间登上小船，而此时，那些身影也就变成了脸庞、身躯和身上的衣物，一切都变得明确而具体，互不相同了。而且，那些人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划船，充分施展他们肌肉的力量了。拜伦可能看着小船远去，并在片刻之后开始攀登悬崖，不时地回首张望。拉谢尔也会回首示意，只要他们的眼睛依然能够看清对方的脸庞。之后，



当他们之间只能看到对方的身影之时，拜伦便不再回首张望。他将重新走过四千米细沙地，回到宫殿里。

一切就这样发生了。除此之外，他最后一次转过身来，登上悬崖之巅，眺望大海。那艘帆船，在一种漫不经心的、出人意料的或者漠然的飘泊中，缓慢地变成了一片白色。它很大。拜伦先数它的桅杆，然后数它的风帆。

这个时候，在所有的这一切当中，那些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和零的数字，以黑而模糊的大号粗体字形式，在一种被瞬间即逝的尘埃所扰乱的灰白底色之上，飞快地、一个接一个地显现出来。而紧随其后，那些字迹不清的、颠倒的黑色印记，也以同样的速度在黑色背景上呈现出来。然后，那个空间突然变成了一个高大的、光亮耀眼的白色矩形，清晰地显示在黑色背景上。那个背景被照亮了，那个矩形变得苍白了，那个作为载体的墙壁也显露出来了。

所以这不是小说，是一部电影。那胶片盘在轴上疯狂地转动着，片头猛烈地击打着空气。乔治·哈斯停住放映机，取下片盘，其拇指和食指在赛璐珞片的棱边上滑动。然后，他把放映机锁在一个棕色的板箱里，并把箱子放在一个红木柜子的最底层，置于其他的箱子中